

明史彙

列傳第八十三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上主鴻緝奉

致編撰

翟鵬

孫繼魯

曾銑

丁汝夔

正汝孝

楊守謙

商大節

宋紈

張經

李天祐

王忬

楊選

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正德三年進士累官陝西按察使性剛介以清操聞嘉靖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時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並贏老不任兵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鋪鵝至盡清古役使得逃更野

雞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久棄不守鵬盡復之歲大侵請於朝以賑坐寇入停俸復坐劾總兵官趙瑛失事爲所訐奪職歸二十年八月俺答入山西内地兵部請遣大臣督軍備因薦鵬乃起故官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餉鵬馳至俺答已飽去而吉囊軍復寇汾石諸州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寇退乃召還明年三月宣大總督樊繼祖罷除鵬兵部右侍郎代之上疏言將吏遇被掠人牧近寨宜多方招棟殺降邀功者宜罪寇入官軍遇敵雖無功竟賴以安者當錄如賊衆我寡奮身戰雖有傷折未至殘生民者罪當原於法俘馘論功損挫論罪乃有摧鋒陷陣不堅軒首而在後掩取者反積級受功有逡巡觀望幸苟全而力戰當先者反以損軍治

罪非戎律之平帝皆從其議會有降人言寇且大入鵬連乞  
兵餉帝怒令革職閒住因罷總督官不設鵬受事僅百日而  
去其年七月俺答復大入山西縱掠太原潞安兵部請復設  
總督乃起鵬故官令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並聽節  
制鵬受命寇已出塞卽馳赴朔州請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支  
及宣大三關王兵兼募土著選驍銳者十萬統以良將列四  
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誘其追諸營夾  
攻脫不可禦急趨關南依牆守邀擊其困歸帝從之鵬乃浚  
壕築垣修邊牆九百三十餘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護墩堡  
一十四建營舍一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  
五百人入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疏請東自平刑西至偏關

畫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駐雁門寧武偏關寇攻牆戍兵拒游兵出關夾攻此守中有戰東大同西老營堡因地設伏伺寇所向又於宣大二關閒各設勁兵而別選戰士六千分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張鳳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且命自今遇敵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卽斬總兵官以下先取死罪狀奏請先是鵬遣千戶火力赤率兵三百哨至豐州灘不見寇復選精銳百遠至豐州西北遇牧馬者百餘人擊斬二十三級奪其馬還未入塞寇大至官軍饑憊盡棄所獲奔鵬其實陳狀帝以將士敢深入仍行遷賞舊例兵皆團操鎮城聞警出戰自邊患熾每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鵬請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謂之擺邊九月終還鎮遂著爲令

二十三年正月帝以去歲無寇爲將帥力降敕獎鵬賜以襲  
衣至三月俺答寇宣府龍門所總兵官郤永等却之斬五十  
一級論功進兵部尚書帝倚鵬殄寇錫命屢加所請多從而  
責效甚急鵬亦竭智力然不能呼吸應變御史曹邦輔嘗劾  
鵬乞罷勿允是年九月薊州巡撫朱方請撤諸路防秋兵  
兵部尚書毛伯溫因并撤宣大三關客兵俺答遂於十月初  
寇膳房堡爲郤永所拒乃於萬全右衛毀牆入由順聖川至  
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帝大怒屢下詔責鵬鵬  
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其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御  
史楊本深劾鵬逗遛致賊震畿輔兵科戴夢桂繼之遂遣官  
械鵬而以兵部左侍郎張漢代鵬至下詔獄坐永戍行至河

西務爲民家所窘告鈔關主事而杖之廠衛以聞復逮至京卒於獄人皆惜之隆慶初復官漢鍾祥人代鵬時寇已出境乃命翁萬達總督宣大而以漢專督畿輔河南山東諸軍漢條上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請令大將得專殺偏裨而總督亦得斬大將人知退怯必死自爭赴敵帝不欲假臣下權惡之兵部言漢老邊事言皆可從帝令再議部臣乃言漢議皆當而專殺大將與會典未合帝姑報可會考察拾遺言官劾漢剛愎遂械繫詔獄謫戍鎮西衛後數年邊警御史陳九德薦漢帝怒斥九德爲民漢居戍所三十年卒隆慶初贈兵

部尚書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澧州知州坐

事改國子助教歷戶部郎中監通州倉歷知衛輝淮安二府  
織造中官過淮繼魯與之忤誣逮至京大學士夏言救免繼  
魯不謝言不悅改補黎平擢湖廣提學副使進山西參政數  
繩宗藩暨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擁馬發其袞見敝衣外無  
長物乃載酒謝過遷陝西右布政使二十六年擢右副都御  
史代楊守謙巡撫山西繼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  
氣沾沾自喜總督都御史翁萬達議撤山西內邊兵并力守  
大同外邊帝報可繼魯抗章爭言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東枕  
溟渤雁門寧武偏頭諸關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  
豈可聚師曠野洞開重門以延敵夫紫荆諸關之拱護京師  
與雁門諸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掣紫荆以并守宣

府豈可獨掣雁門以并守大同耶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內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强寇內侵卽紫荆倒馬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悅上疏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罪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悞邊事兵部是繼魯言帝不從下廷議廷臣請如萬達言帝方倚萬達怒繼魯騰私書引往事議君上而夏言亦惡繼魯不爲地遂逮下詔獄疽發於項瘐死繼魯爲巡撫僅四月山西人習其前政冀有所設施遽以非罪死咸爲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冤者卽前奪視其裝者

也穆宗卽位贈兵部左侍郎賜祭葬廮一子謚清愍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自爲諸生以才自豪舉嘉靖八年進士授長樂知縣徵爲御史巡按遼東遼陽兵變執辱都御史呂經銑時按金復急檄副總兵李鑑罷經苛急事爲亂軍乞赦經罷趨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執虜經其月撫順卒亦縛指揮劉雄父子會朝廷遣侍郎林廷棉往勘亂卒懼遼陽倡首者趙勦兒潛詣廣寧與蠻兒合謀欲俟鎮城官拜表集衆亂爲總兵官劉淮所覺計不行復結死囚欲俟廷棉至閉城門爲變而銑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爲惡者姓名密授諸將勦兒蠻兒撫順卒王經等數十人同日捕獲銑乃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辱命臣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率

爲亂令首惡宜急誅乃悉坐斬頭領諸城全遼大寇擢銳大  
理寺丞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俺答數入內地銳請築臨  
清外城工畢進副都御史居五年改撫山西經歲寇不犯邊  
朝廷以爲功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二十五年夏以原官總  
督陝西三邊軍務寇十萬餘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  
境銳率兵數千駐塞門而遣前參將李珍搗寇巢於馬梁山  
陰斬首百餘級寇聞之始遁撻舞賚銀幣旣而寇屢入游擊  
高極死焉副總兵蕭漢敗績銳疏諸將罪治如律時套寇牧  
遁塞零騎往來居民不敢樵採銳方築塞廬爲所擾乃遷銳  
卒擊之寇稱北問以輕騎入掠銳復率諸軍驅之遠徙參將  
珍及尋欽功爲多詔增銳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銳素喜功名

又感帝知遇益圖所報稱念寇居河套久爲中國患上疏曰  
賜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矣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  
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服入  
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是我  
封疆之臣曾無有深長之思以收復爲陛下言者蓋軍興重  
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  
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常懷憤激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  
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  
馬無宿橐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  
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擣五  
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騎發礮火雷擊則寇不能

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八議以進是時銳與延寧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一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並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報曰賊據套爲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銳倡恢復議甚壯其令銳與諸鎮臣悉心上方略予修邊費二十萬銳乃益銳而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爲難久不會奏銳怒疏請於帝帝爲責讓諸巡撫會問行已罷揚守謙代之意與銳同銳遂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已又獻營陣八圖並優旨下廷議廷臣見上意向銳一如銳言帝忽出手詔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

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初銑建議時輔臣  
夏言欲倚以成大功主之甚力及是大駭請帝自裁斷帝命  
刊手詔徧給與議諸臣時嚴嵩與言有隙欲借事傾言乃極  
言套必不可復陰詆言故引罪乞罷以激帝怒旋復顯攻言  
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預聞兵部尚書王以旂會廷臣覆奏  
遂盡反前說言套不可復帝乃遣官逮銑出以旂代之責科  
道官不言悉杖於廷停俸四月帝雖怒銑然無意殺之也會  
咸寧侯仇鸞鎮甘肅時以驕恣爲銑所劾逮嵩故雅親鸞知  
銑所善同邑蘇綱綱女言繼妻綱與銑言嘗交關傳語可因  
而構也乃代鸞獄中草疏誣銑掩敗不奏尅軍餉鉅萬遺子  
淳屬所親蘇綱賂當途其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立下

淳綱詔獄給事中齊譽等見帝怒銑甚請早正刑章帝責其黨奸避事鐫譽級調外任及銑至法司比擬邊帥失陷城砦者律帝必欲依正條當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卽日行刑銑旣死遂出鬻於獄言亦斬銑有膽略長於用兵歲除夜猝命諸將出時塞上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行賂鈴卒求緩於銑妾妾語銑銑斬卒以徇諸將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翼日入賀畢前請曰敢問何以知有警也銑笑曰見烏鵲非時噪以故知之皆大服銑廉旣歿家無餘貲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訟銑志在立功身懼重辟識與不識痛悼至今詔贈兵部尚書謚襄愍萬曆中從御史周磐請建祠陝西李珍者故坐事失官銑從徒中錄用復

積戰功至參將銑旣被誣詔遣給事中申价等往覈因并劾  
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爲銑爪牙下之詔獄連及巡撫蘭問  
行御史唐副總兵李琦等皆斥罰勒淳綱贓脣陣亾軍及居  
民被難者銑嘗檄府衛銀三萬兩製車仗亦責償於淳且酷  
刑拷珍令其實尅餉行賂事幾死卒不承淳用是免珍竟論  
死世威震謫戍其後俺答歲入寇帝卒不悟輒曰此銑欲開  
邊故行報復耳

丁汝夔字大章潞化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初  
授禮部主事爭大禮被杖調吏部累官山西左布政使擢右  
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歷撫保定應天入爲左副都御史坐事  
調湖廣參政復以故官撫河南歷吏部左右侍郎二十八年

十月拜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條上邊務十事皆報可當是時俺答歲寇邊羽書疊至天子方齋居西內厭兵事而大學士嚴嵩竊權邊帥率以賄進疆事大壞其明年八月甲子俺答犯宣府諸將拒之不得入汝夔卽上言寇不得志於宣府必東趨遼薊請敕諸將嚴爲備潮河川乃陵京門戶宜調遼東一軍赴白馬關保定一軍赴古北口從之寇果引而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大同總兵官仇鸞知之率所部馳至居庸南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聽諜者謂寇向西北汝夔信之請令鸞還大同勿東詔俟後報及興州報至命鸞壁居庸汝孝守薊州未幾寇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薄闕城總兵官羅希韓盧鉞不能却汝孝師大潰寇遂由石匣營

達密雲轉掠懷柔圍順義城聞保定兵駐城內乃解而南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駐河東孤山分剽昌平三湖犯諸帝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召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定西侯蔣傳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而以錦衣都督陸炳禮部侍郎王用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汝夔委用汝夔乃條上八事請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經略通州涿州且釋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帝悉從之然是時冊籍皆虛數禁軍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奄人勒常例不時

發久之不能軍乃發居民及四方應武舉諸生乘城且大頒賞格仇鸞與副將徐珏游擊張騰等軍自河西楊守謙與副將朱楫等軍東直門外諸路援兵亦稍集議者率謂城內虛城外有邊兵足恃宜移京軍備內釁汝夔亦以爲然遂量掣禁軍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前掌營務者成國公朱希忠恐以兵少獲譖乃東西抽掣爲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出怨言而莫曉孰爲調者則爭詈汝夔鸞兵無紀律掠民間帝方眷鸞令勿捕汝夔亦戒勿治鸞兵民咸怨怒寇游騎四出去都城三十里及辛巳遂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明日大營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畿甸大震初寇逼通州部所遣僨卒出城不數里道遇傷者輒奔

還妄言誑汝夔旣而言不讎汝夔弗罪也募他卒償之復如  
前以故寇衆寡遠近皆不能知宣府總兵官趙國忠參將趙  
臣孫時謙袁正游擊姚冕山西游擊羅恭等各以兵入援營  
玉河諸處詔兵部核諸鎮兵數行賞賚勤王兵先後五六萬  
人皆聞變卽赴未齋糗糧制下犒師牛酒無所出越二三日  
援軍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  
白廷臣多以爲言帝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帝乃許癸  
未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  
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帝怒文武臣不任事尤怒  
汝夔吏部因請起楊守禮劉源清史道許論於家汝夔不自  
安請督諸將出城戰而以侍郎謝蘭署部事帝責其推委命

居中如故寇縱橫內地八日諸軍不敢發一矢寇本無意攻城且所掠過望乃整輜重從容趨白羊口而去方事棘帝怒輦下帝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飈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諸將亦益閉營寇以此肆掠無所忌旣退汝夔蘭及戶工尚書李士翹胡松侍郎雒顥孫檜皆引罪命革士翹職停松俸俱戴罪辦事侍郎各停俸五月而下汝夔獄帝欲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於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怒甚竟不敢言給事御史劾汝夔禦寇無策帝責其不早言奪俸大理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刑科張侃等循故事覆奏

各杖五十斤侃爲民坐汝夔守衛不設卽日斬於市梟其首  
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汝夔臨刑始悔爲嵩所賣方廷訊時  
職方郎王尚學當從坐汝夔曰罪在尚書郎中無預得減死  
論戍比赴市間左右王郎中免乎尚學子化適在旁謝曰荷  
公恩免矣汝夔歎曰汝父勸我速戰我爲政府憫汝父免我  
死無恨聞者爲泣下隆慶初復官汝夔旣下獄并逮汝孝希  
韓鉞寇未盡去官校不敢前託言汝孝等追寇白羊口遠不  
可卒至比逮至論死帝怒漸解而汝孝復以首功聞命俱減  
死戍邊

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父志學字遜夫弘治六年進士巡撫  
大同寧夏邊人愛之累官刑部尚書卒謚康惠守謙舉嘉靖

八年進士授屯田主事改職方歷郎中練習兵計出爲陝西副使改督學政有聲就拜參政未任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上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九百餘頃請與舉營田因薦副使張鑄爲提調牛種取給本土帝稱爲忠卽報可俄移撫延綏請久任鑄終其事其後二年營田大興計秋穫可當帑銀十萬邊關穀價減十五守謙薦鑄可大用且言延綏安定諸邊可如例戶部請推行之九邊帝悅命亟行之錄守謙鑄功守謙未去延綏而鑄已巡撫寧夏矣守謙至延綏言激勸軍士在重賞令斬一首者陞一級不願者予白金三十兩賞已薄又文移察勘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宣大事棘稍加賞格請倍增其數鎮巡審驗明卽給盡增級襲廕有官

者利之窮卒覬賞而已兵部以爲然定斬首一級者與五十  
兩著爲令以前山西修邊功增俸一級賜金幣有加請給新  
設游兵月餉發倉儲貸饑卒皆報許二十九年進副都御史  
巡撫保定兼督紫荆諸關去鎮之日領城號泣有追送數百  
里外者抵保定未幾俺答入寇立率師倍道入援帝聞其至  
甚喜令營崇文門外會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亦各以  
兵至人心稍安寇游騎散掠枯柳諸村去京城二十里守謙  
及楫等兵移營東直門外詔同仇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兵  
相機戰守寇薄都城諸將高秉元徐鏞等禦之不能却帝拜  
鸞大將軍進守謙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內外諸軍事鸞時  
自孤山還至東直門觀望斬死人首六級報功守謙孤軍薄

俺答營而陣無後繼不敢戰帝聞不悅而尚書丁汝夔慮喪  
師戒勿輕戰諸將離城遠見守謙不戰亦堅壁輒引汝夔及  
守謙爲辭流聞禁中帝益怒初寇抵安定門詔守謙與楫等  
合擊莫敢前守謙亦委無部檄第申儆衛寇遂燬城外廬舍  
城西北隅火光燭天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稱將帥爲文  
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曰守謙擁衆自全朕親降旨趣戰何  
得以部檄爲解寇退遂執守謙與汝夔廷鞫之坐失悞軍機  
卽日戮於市守謙臨刑時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  
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此心死何恨邊陲吏士知守謙  
死無不流涕者守謙坦易無城府取下多恩意守官廉位至  
開府肅然若寒士然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

人乎客曰公悞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降慶  
初贈兵部尚書謚恪愍

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嘉靖初進士授豐城知縣捕境內盜  
幾盡擢兵科給事中京察竣復命科道互相劾被謫鹽城縣  
丞三遷刑部郎中出爲廣東僉事遣猺獞學變其俗搗海南  
叛黎巢增秩賜金幣累官山東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保定兼提督紫荆諸關慮俺答內侵疏請重根本護神京居  
四年召理院事俺答果大舉薄都城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  
應武舉者悉登陴守以大節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  
兩命便宜募壯士屢條上軍民急務比寇退復命兼管民兵  
經略京城內外訓練鼓舞軍容甚壯擢右副都御史經略如

故所募民兵已四千請以三等授餉上者月二石其次遞減  
五斗帝亟從之仇鸞爲大將軍盡統中外兵馬惡大節獨爲  
一軍不受其節制欲困之乃請畫地分守以京城四郊委大  
節大節言臣雖經略京城實非有重兵專戰守責者也京城  
四郊利害鸞欲專以臣當臣節制者止巡捕軍鸞又頻調遣  
奸宄猝發誰爲捍禦哉所爭甚漸而帝方寵鸞不欲人撓其  
事責大節懷奸避難立下詔獄法司希旨當大節斬嚴嵩言  
大節誠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幸赦其死戍極邊亦不聽時  
三十年四月也明年八月鸞死大節故部曲石鐘孫九思等  
數百人伏闕訟冤章再上兵部侍郎張時徹等言大節爲逆  
鸞掣肘以底於法乞順羣情赦之帝怒鐫時徹二秩明年竟

卒於獄隆慶初復故官贈兵部尚書謚端愍

朱紈字子純長洲人正德末進士除景州知州嘉靖初遷南京刑部員外郎歷四川副使與副總兵何卿共平深溝諸砦番五遷至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明年七月倭寇起改撫浙江及福建濱海諸府先是倭舶至閩浙互市諸大姓及商賈多負其直倭糧匱爲盜諸大姓脅將吏捕逐之兵且出又泄師期令去約他日至償其直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而內地奸民復煽爲亂遂焚掠州縣紈至首嚴通番禁犯者寘重典海濱始肅撫島倭六百餘人檄福建都指揮盧鏗與浙兵擊破他賊之據雙嶼島者事聞賜銀幣又明年七月而革巡撫之議起初紈憤閩浙勢家多

庇賊上疏言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衣冠之盜尤  
難於是閩浙士大夫皆與爲怨御史周亮閩人也言紈本撫  
浙兼轄福建海防耳今事事遙制諸司往來奔命大擾民給  
事中葉鏗亦言非便吏部遂請改爲巡視以殺其權紈益憤  
力疾追破賊於溫盤南鹿諸洋還平處州礦賊乃疏言去歲  
日本使入貢有投匿名書令以兵殺都御史者推官張德熹  
知之不以告臣臣嘗斬賊渠張珠德熹叔也憾臣凡聞賊被  
戮者德熹皆殮之御史亮德熹鄉人疑德熹構其事願陛下  
窮詰德熹等黨賊倡亂煽惑夷情狀帝命按臣會三司勘問  
諸勢家在朝者益不悅旣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  
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益憤中朝士大夫先入閩浙人言

多不悅紂會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紂擊禽其渠李光頭等檄副使柯喬及都指揮鏗悉戮之以大捷聞且言閩賊蟠結深成禽之後奸宄切齒臣謹以便宜誅語復侵諸大姓御史陳九德劾紂不俟奏請擅殺戮乃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禎按之罷紂職聽勘紂聞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縱天子不欲殺我閩浙人必殺我我死自決之製墳誌作俟命詞仰藥死紂清強峭深不恤人怨故及於禍汝禎與按臣陳宗夔勘上言此賊乃滿刺加人歲招沿海無賴民往來海中販鬻無僭號流劫事前年復至漳州月港浯澳守臣受其賂縱之潛泊內地奸徒交通無忌事彰露乃狼狽追逐致拒捕殺人後已就擒不分首從擅行誅紂反告捷喬鏗佐之罪當

首論冒功參政汪大受等宜以次罰詔逮紇紇已前死乃論  
喬鏗重辟大受等提問有差紇在事三載號有功朝野爲太  
息自紇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不敢言海禁事其後海寇  
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

張經字廷彝侯官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嘉興知縣召爲吏  
科給事中歷戶科都給事中數有論劾言官指爲張桂黨吏  
部言經行修不問擢太僕少卿歷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十  
六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斷藤峽賊侯公丁據弩  
灘爲亂經與御史鄒堯臣等定計以軍事屬副使翁萬達誘  
執公丁參議田汝成請乘勢進討命副總兵張經將三萬五  
千人爲左軍萬達監之指揮王良輔等六將分六道會南寧

都指揮高乾將萬六千人爲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指揮馬文傑等四將分四道會賓州抵賊巢夾擊賊奔林峒而東良輔等邀之賊中斷復西奔斬首千二百級其東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移師攻之檄右軍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刊巨木塞隘口布蒺藜簽箭伏機弩毒鏢懸石樹杪急則撼其樹石皆墜官軍並以計破之右軍愆期田州土酋盧受乃縱賊去俘其衆四百五十招降者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茲土也捷聞進經左侍郎加秩一級尋與毛伯溫定計撫定安南再進右都御史平思恩九土司及瓊州黎進兵部尚書副使張瑤等討馬平猺屢敗帝罪瑤等而宥經給事中周怡劾經經乞罷不允以憂歸服闋起三

邊總督給事中劉起宗言經在兩廣尅餉銀寢前命三十三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就改兵部三十四年朝議以倭寇猖獗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總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旣而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其黨方踵至經自十一月受任卽選將練兵爲搗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欲俟狼土兵至而討之明年三月田州瓦氏兵先至欲速戰經不可東蘭諸兵繼至經以瓦氏兵隸總兵官俞大猷以東蘭那地南丹兵隸游擊鄒繼芳以歸順及思恩東莞兵隸參將湯克寬分屯金山衛閔港乍浦犄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集會侍郎趙文華以祭海至與浙江巡按胡宗憲比屢趣

經進兵經曰賊狡且衆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再三  
言經守便宜不聽文華怒密疏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機欲俟  
倭飽飪勦餘寇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帝問嚴嵩嵩對  
如文華指且謂蘇松人怨經帝怒卽下詔逮經方文華之拜  
疏也永保兵已至其日卽有石塘灣之捷至五月朔倭突嘉  
興經遣參將盧鏗督保靖兵援以大猷督永順兵由泖湖趨  
平望以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戰於主江涇斬賊首一  
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軍興來稱戰功第一給事中  
李用敬聞望雲等言王師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帝大怒手  
批其疏曰經欺誕不忠聞文華劾方一職用敬等黨奸杖於  
廷人五十斥爲民已而帝疑之以問嵩嵩言徐階李本江浙

人皆言經養寇狼兵初至氣銳經不許戰文華宗憲合謀進勦致捷經冒以爲功因極言二人忠帝深入其言經旣至備言進兵始末且言受任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帝終不納論死繫獄舉朝知其冤莫敢奏其年十月與巡撫李天寵俱斬天下哀之天寵孟津人由御史遷徐州兵備副使却倭通州如臯起擢右僉都御史代王忬巡撫浙江倭掠紹興殲焉賚銀幣頃之賊犯嘉善圍嘉興劫秀水歸安副使陳宗夔戰不利百戶賴榮華中砲死嘉善知縣鄧植棄城走入城大掠賊復陷崇德攻德清殺裨將梁鶚等文華謗天寵嗜酒廢事帝遂除天寵名而擢宗憲以代未幾御史葉恩以倭蹣北新關劾天寵宗憲亦言其縱寇帝怒逮下獄遂與經同日

死經先在兩廣時以威信結狼土兵以故王江涇之戰爭效  
死經旣逮皆憤恨無鬪志代經者應城周珫衡水楊宜節制  
不行諸軍肆焚掠東南民旣苦倭復苦兵矣隆慶初復經官  
謚襄愍珫爲戶科給事中坐諫世宗南幸謫鎮遠典史累官  
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疏陳禦倭有十難有三策經旣  
得禍卽擢珫兵部右侍郎代之無所展會宗憲已代天寵因  
欲奪珫位文華遂劾珫薦宗憲帝爲奪珫俸尋勒爲民珫在  
官僅三十有四日而楊宜代宜撫河南平劇賊師尚詔遷南  
京戶部右侍郎未幾代珫時倭勢猶盛宜爲總督而文華督  
察軍務威出宜上易置文武大吏惟其愛憎宜懲經天寵禍  
曲意奉之文華視宜蔑如也倭據陶宅官軍久無功文華遂

勅宜宜以狼兵徒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湖廣漕卒河南毛兵比客兵大集宜不能馭川兵與山東兵私鬪幾殺參將酉陽兵潰於高橋奪舟徑歸蘇州明年正月文華還朝請罷宜以宗憲代會御史邵惟中上失事狀遂奪宜職閒住宜在事僅踰半歲以諂事文華故得禍輕倭之蹣蘇松也起嘉靖二十二年訖三十九年其間爲巡撫者十人安福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黃岡方任上虞陳洙皆未抵任丁憂以才不足明罷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軍務蘇松巡撫之兼督軍務自大山始閱半歲以疾免尋坐失事下詔獄爲民繼之者璵璵璵者曹邦輔以文華譖下詔獄謫戍大眉州張景賢以考察

奪職次監厓趙忻坐金山軍變下獄貶官次江陵陳鋐數月罷去次翁大立當大立時倭患已息而坐惡少年鼓譟爲亂竟罷職自方任外無一不得罪去者

王忬字民應太倉人父倬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謹厚稱忬舉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遷御史皇太子出閣疏以武宗居青宮爲戒又劾罷東廠太監宋興出視河東鹽政以疾歸已起按湖廣復按順天二十九年俺答大舉犯古北口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爲守禦計盡徙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不得渡遂壁於河東帝密遣中使覲軍見忬方屬士乘城還奏帝大喜副都御史王儀守通州御史姜廷頤劾其不職忬亦言儀縱士卒虐大同

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帝立命逮儀而超擢忬右僉都御史代之寇退忬請賑難民築京師外郭修通州城築張家灣大小二堡置沿河敵臺皆報可議者請汰通易兩憲臣乃召忬還尋出撫山東浙江倭起命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建漳泉二府先後上方略十二事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又奏釋參將尹鳳盧鏗繫賊犯溫州克寬破之其據昌國衛者爲大猷擊退而賊首汪直復糾島倭及漳泉羣盜連巨艦百餘蔽海至濱海數千里同告警上海及南匯吳淞乍浦秦嶼諸所皆陷蘇松寧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留內地三月飽而去忬乃言將士逐燬其船五十餘艘於是先所奪文武將吏俸皆得復尋以給事王國禎言改巡撫忬方視師閩

中賊復大至犯浙江盧鐘等頻失利御史趙炳然劾其罪帝特宥忼忼因請築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城而恤被寇諸府時已遣尚書張經總督諸軍大同適中寇督撫蘇祐侯鉞俱被逮乃進忼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秋防事竣就加兵部右侍郎薦遼總督楊博還朝卽移忼代之尋進右都御史忼言騎兵利平地步兵利險阻今薦鎮畫地守請去他郡防秋馬兵八千易之以步歲省銀五萬六千餘兩從之打來孫十餘萬騎深入廣寧諸處總兵官殷尚質等戰歿忼停俸三月未幾打來孫復以十萬騎屯青城分遣精騎犯一片石三道關總兵官歐陽安拒却之事聞賚銀幣把都兒等犯遷安副總兵蔣承勛戰死降忼兵部侍郎留任初帝器忼

才甚眷之及所部屢失事則以爲不足辦寇諭嚴嵩與兵部  
計防守之宜嵩奏流河口邊牆有缺故寇乘之入宜大修邊  
牆且令忬遷補額兵操練戰守不得專恃他鎮援兵部條六  
事如嵩指帝乃下詔責忬赦其罪實主兵減客兵如議於是  
練兵之議起時寇別部入瀋陽有鄉兵金仲良者擒其長討  
賴忬賚銀幣官仲良三級防秋畢復忬官尋復用瀋陽却寇  
功廕一子已而寇復入遼陽副總兵王重祿敗績御史周斯  
盛以聞帝置忬不問治他將吏如律初帝從楊博言命薊鎮  
入衛兵聽宣大調遣忬言古北諸口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  
護陵京柰何聽調發帝怒曰曩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遇  
防秋輒調他鎮兵兵部詳議以聞部臣言薊鎮額兵多缺宜

察捕帝命郎官覈之乃遣郎中唐順之往還奏額兵九萬有奇今惟五萬七千又皆老羸不濟急用忼與總兵官安巡撫馬珮及諸將袁正等俱宜按治乃降忼俸二級帝因問嵩邊兵入衛舊制乎嵩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中劉六猖獗始調許泰郤永領邊兵討賊庚戌之變仇鸞選邊兵十八支護陵京未用以守薊鎮至何棟始借二支防守忼始盡調邊兵守要害去歲又徵全遼士馬入關致寇乘虛入犯遼左一空若年復一年調發不已豈惟糜餉更有他憂帝由是惡忼甚踰月寇犯清河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越四日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拒却之明日有騎二百奔還芳及安俘斬四十級忼猶被賚三十八年二月把

都見辛愛數部屯會州挾朵顏爲鄉導將西入聲言東忬遽引兵東寇乃以其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京師大震駐內地五日由大安口而還御史王漸方輅遂劾忬安及巡撫王輪罪帝大怒斥安貶輪於外切責忬令停俸自効至五月輅復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中軍游擊張倫下詔獄刑部論忬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願得附輕典耶改論斬明年冬竟死西市忬才本通敏其驃拜都御史及屢更督撫也皆帝特簡所建請無不從爲總督數以敗聞由是漸失寵旣有言不練主兵者則益大恚謂忬怠事負我嵩雅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嚴氏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搆

於嵩父子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大恨灤河  
變聞遂得行其計穆宗卽位世貞與弟世懋伏闕訟冤復故

官子卹

楊選字以公章丘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遷  
易州兵備副使俺答圍大同右衛巡撫朱笈被逮超拜選右  
僉都御史代之與侍郎江東總兵官張承勛解其圍憂歸再  
起仍故職四十年擢總督薊遼副都御史條上封疆極弊十  
五事多從其請以居庸岔道却敵功進兵部右侍郎明年五  
月古北口守將遣哨卒四人出塞爲朵顏衛人所掠其部長  
通漢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漢子  
懼擁所執哨卒至牆下請易其父通漢者辛愛妻義父也選

欲以牽制辛愛要其子入質乃遣還父自是諸子迭爲質半歲而代選馳疏以聞自謂方略選與巡撫徐紳等俱受賞十月丁卯辛愛與把都兒等大舉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犯京師戒嚴帝大驚諭閣臣徐階曰朕東見火光此賊去京不遠其令兵部諭諸軍弁力勦逐明日選以寇東遁聞自謂追逐功爲將士祈賞帝疑之以問階對曰寇營尚在平谷選等往通州矣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帝銜之寇稍東大掠三河順義圍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選副將胡鎮偕總兵官孫贊游擊趙濤等擊之贊濤戰歿鎮力戰得脫寇留內地八日猶不退給事中李瑜遂劾選及紳等罪選紳與副使盧鑑參將馮詔胡粲游擊嚴瞻俱被逮下詔獄又二日寇

北去京師解嚴初謀者言寇將窺牆子嶺部檄嚴待之而三  
衛爲寇導者給選赴潘家口寇已入選紳懼得罪徑趨都城  
屯東直門外旋還通州及遣鎮等禦又不勝寇飽徐引去內  
侍家薊西者諱言寇之入由通漢父子勾之帝入其言益怒  
選法司坐選紳詔守備不設律斬鑑等戍帝諭錦衣朱希孝  
坐以縱通漢勾賊罪復下選詔詔獄選不承止承質通漢父  
子事且言事已上聞希孝錄其語上刑部尚書黃光昇等如  
帝指論死卽戮於市梟其首示邊妻子流二千里紳論死繫  
獄詔及鑑等戍邊帝雖怒選甚但欲誅其身法司乃并坐其  
妻子隆慶初始釋還

史藁

列傳第八十三終

明史彙

列傳第八十四

勅編撰

勅編撰

王思

王相

張原

毛玉

裴紹宗

張曰範

胡瓊

楊淮

申良

張潔

仵瑜

臧應奎

胡璉

余禎

張翀

劉濟

安磐

張漢卿

王時柯

余可登

鄭本公

郭楠

韋商臣

邵經邦

黎貫

王汝梅

王思字宜學太保直曾孫也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王鴻緝奉

修九年春乾清宮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柄政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今者不然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末用舍不以譏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宴閒少賜召問勿以遇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

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狎虎而傷閱月不視朝思復上  
封事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近  
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卽  
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寧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於問安  
經筵倦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  
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  
政令出於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  
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今勇不可好陛下已  
薄有所懲矣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爲甚書曰酣酒嗜音峻宇  
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亾陛下露處外官日涵於酒廝養雜  
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

入待命數日留中不下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潮州三河  
驛丞思年少氣銳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斂爲質訥  
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  
後至聞歌聲乃儀舟以濟都御史王守仁講學贑州思從之  
游及守仁討宸濠檄思贊軍議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  
一級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奸莫若  
省覽章奏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說蠱惑聖聽則堯舜  
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  
命近日遷俸者皆不得辭尋充經筵講官嘉靖三年與同官  
屢爭大禮不報時張璁桂萼方獻夫爲學工思羞與同列疏  
乞罷歸不許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順門哭諫帝大怒繫之

詔獄杖三十踰旬再杖之恩與同官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  
裴紹宗御史張曰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潔  
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十有七  
人皆病創先後卒隆慶初各廕一子贈官有差思贈右諭德  
思志行邁流俗與李中鄒守益善高陵呂柟亟稱之嘗曰聞  
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者思  
別號也相字懋卿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  
豪邁尚志節事親篤孝家貧屢空晏如仕僅四年而卒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陳汰  
冗食愾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中言天下  
幅員萬里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民貧故也民何以貧蓋守

令之裒斂中臣之貢獻爲之比年軍需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上供民旣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競異號曰孝順彼豈損已之財以娛陛下哉不過取之民耳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受之至人君馭下惟賞與罰邇者庸才廝養莫不封侯腰玉禦敵者竟未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履陣而奏功此士卒所由解體也疏入權倖惡之傳旨謫新添驛丞嘉靖初召復兵科仍加俸一級南寧伯毛良殺其子錦衣掌印指揮朱宸等多違縱原先後論之皆奪職閒住帝進張鶴齡昌國公封陳萬言太和伯世襲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又以外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千百戶原抗

疏極言請行裁節四川巡撫許廷光不職原劾調之未幾劾建昌侯張延齡強占民地定國公徐光祚子外戚玉田伯蔣輪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事雖不盡行權貴皆震懾進戶科右給事中臧門哭再被杖創重卒貧不能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狀請卹於朝不許隆慶元年贈光祿少卿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劉瑾旣敗大盜蠭起玉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天下請顯僇以謝萬姓羣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思藏

下獄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  
世宗卽位逾年典邸諸內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大  
用魏彬等相次謀復起事有萌芽玉卽疏言前事之失後事  
之鑒歷叙武宗時事勸帝戒嗜欲杜請託以破僥倖之門塞  
蠱惑之隙帝嘉納焉御史曹嘉素輕險倣宋范仲淹百官圖  
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  
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  
舉朝縉紳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且上有體貌大臣加信  
任之心而小臣肆輕侮啟之猜疑非盛世所宜有玉復言嘉  
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之帝從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  
魯爲嘉訟請斥玉其同官倫以謀亦助爲言給事中張原以

庶僚聚訟朝廷爲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玉亦上疏求去言人臣立朝當先公後私今宗魯等知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係絕微公論所關甚人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威屬連逮者數百人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貪賂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祿少卿

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權倖憚之供億大省十六年入爲兵科給事中卽疏請世宗法祖定制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鑿鏤金牀碎水晶漏

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天  
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  
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險佞則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  
嘉納之帝欲加典獻帝皇號紹宗力諫嘉靖二年冬帝以災  
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重於郊  
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往以國戚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卽  
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換唐皇亦言之竟得如禮明年以  
伏闕受杖卒贈官如毛玉

張曰韜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武宗  
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匿時知府  
暨武進知縣咸入覲曰韜兼綰府縣印召父老豪傑約曰彬

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已彬黨  
果累騎來父老直遞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  
啗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卽欲具芻秣亦無以辦  
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卽上書巡按御  
史言狀御史東郊立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  
縛君命曰韜登已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  
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  
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  
得安曰韜力也世宗卽位召爲御史楊廷和等之爭織造也  
曰韜亦上言陛下旣稱閥臣所奏惟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  
之害矣旣知之而猶不已者何哉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羣小

爲政也自古未有羣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文輩二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衷竊弄威福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一官行金數萬方乃得之既營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必無之事也帝不能用席書以中旨拜尚書曰韜與同官胡瓊各抗疏力爭既受杖猶占疏劾奸人陳洮罪未幾竟死隆慶初追贈光祿少卿瓊字國華南平人正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爲御史歷按貴州浙江有聲哭諫受杖卒後贈官如曰韜

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始監京倉革胥徒積弊殆盡繼監淮通二倉罷中官茶果之供除圃基及額外席草費最後監內庫奄人例有供餽淮

悉絕之公勤廉慎爲尚書孫交泰金所重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斂金與淮同里爲經紀歸其喪後贈太常少卿

甲良字延賢高平人登鄉薦授招遠知縣山東盜起良豫爲戰守具盜至追擊至黃縣俘斬數百人已復至再破走之歷知諸城良鄉權貴人往來要索良悉拒之進安吉知州錦衣葉瓊倚錢寧勢奪民田良獻還之民瓊因嗾奸人誣奏良事竟得白稍遷常州同知招遠民懷其政圖像祠之入爲戶部員外郎以諫死贈太僕少卿

張潔字景川廣東順德人祖善昭四川僉事謫臨江通判先是練子寧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善昭上書曰子寧忠貞

日月太宗謂若使子寧在朕固當用之仁宗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旣忠之矣何肺附外屬尚以奸惡賜配百年不宥哉疏雖不行中外皆壯之潔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建平知縣忤巡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訟洪罪洪坐削籍潔自廣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尚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土魯番許金幣贖哈密城印爲澤罪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誘潔爲署牒且曰澤所爲南宋覆轍也事成當顯擢潔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檄具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吳寧獨澤也不肯署尋進員外郎性剛不能容人過御史毛鳳者招之飲酒語不合起搏之其任氣如此受杖死追贈太僕少卿

作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紳工部主事瑜少有志操內行純摯  
正德十二年釋褐卽謝病去起補禮部主事復引疾歸世宗  
踐阼起故官疏陳勤聖學篤親親開言路敬大臣選諱臣去  
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才十事已竟死杖下後贈  
光祿少卿

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  
進貢中官索舟踰額力裁損之中官遣卒譁於部叱左右執  
之遁去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重執私喪三年入爲禮部主  
事未幾杖死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見義必爲以聖賢自期  
嘗過文廟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歿亦當俎豆其間其立志如  
此郎中胡璉字重器新喻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刑部嘗諫武

宗南巡受杖主事余禎字興邦奉新人正德九年進士司務  
李可登字思善輝縣人弘治末鄉薦俱官兵部可登素慷慨  
以忠義自許竟如其志惟戶部主事安璽刑部主事殷承叙  
無考穆宗嗣位贈璉太常少卿應奎承叙璉禎光祿少卿可  
登等永初諸人既死廷臣莫敢上聞後府經歷俞敬奏言學  
士豐熙等皆以冒觸宸嚴繫獄拷訊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  
誠今聞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死熙等在  
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絆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  
惟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  
望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身  
使人臣無復以言爲諱宗社之幸也越數日通政司經歷李

繼亦上言陛下追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羣臣一時  
冒觸天威重得罪謫死者遂十餘人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  
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小大  
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錄卹已死赦還謫戍追  
復去國諸臣而在位者委任寬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  
惓惓帝皆不省明年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  
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贈官錄廢帝  
大怒謫懋四川典史

張翀字習之潼川人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  
中引疾歸起戶科世宗卽位詔罷天下額外貢獻其明年中  
都鎮守內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詔禁不許翀言陛下

詔墨未乾旋卽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  
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底極願守前詔毋墮奸謀不聽  
寧夏歲貢紅花大爲軍民害內外鎮守官蒞任率貢馬謝恩  
翀皆請罷之帝雖是其言不能從尋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  
宗舊制景帝遭國家多故偶一行之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  
有急事令其來奏乃往歲宸濠謀叛鎮守太監王宏反助爲  
逆內臣果足恃耶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  
顧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者也後張孚敬爲相竟罷諸鎮  
守其論實自翀發之屢遷禮科都給事中又言頃聞紫禁之  
內禱祠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  
踰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

爲嘗試計陛下爲其愚弄親蒞壇場行香拜謁使陛下負好  
鬼之謗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  
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讜言  
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  
充塞閨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由是怠日講疏召對  
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  
醮爲足恃而恣欲宮壺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邪妄之  
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嘉靖二年四月以災異偕  
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  
與宮壺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  
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

詔核馬房矣隨格於閭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末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財十百死亡枕籍之狀呻吟號歎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壺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先女寵於冊后莊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隣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鎧密行請託而逋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間於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於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

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槐諛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宜  
而入羣小惎間之論或譖發於內陰肆毒齷或讒行於外顯  
逞擠排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  
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以不避  
斧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採納其年冬命中官督蘇  
杭織造舉朝阻之不能得翀復偕同官張原等力爭時世宗  
初政楊廷和等在內閣羣小雖已用事正論猶伸翀前後指  
斥無所避帝雖不見用然亦嘗報聞不罪也及明年三月帝  
以桂萼言銳欲考獻帝且欲立廟禁中翀復偕同官力諫帝  
於是責以朋言亂政始奪俸旣又助尚書喬宇等再疏爭內  
殿建室之議被詔切讓呂柟鄒守益下獄翀等抗疏捄及張

璁桂萼召至翀與給事三十餘人連章言陛下召二人至萼稱疾不出璁數日後始朝見其恣肆若此自二臣進言以來爭皇爭考紛紛不已萬士惑於其說縱我孝皇歆饗不可知如母后之心何如天下臣民之心何兩人賦性奸邪立心僥僗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據其見何止冷褒段猶推其亮不異章惇蔡卞望亟出之爲人臣不忠之戒皆不納帝愈欲考獻帝改孝宗爲伯考翀等憂之會給事中張漢卿劾席書賑荒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請命官往勘帝是之翀等乃取廷臣劾萼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且私相語曰衡上亦云是者卽撲殺之璁等以其語聞帝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翀等陷義罔忠反進兩人爲學

士羣情愈急廷臣相顧駭歎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十餘人帝皆留中不報諸臣益無計七月戊寅相率伏左順門懇請帝兩遣中官諭之不退遂震怒先逮諸曹爲首者八人於詔獄翀與焉尋杖於廷謫戍瞿塘衛而孝宗竟改稱伯考如璁萼指矣居戍所十餘年以東宮冊立恩放還卒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鍼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陳達吏科請黜之帝不許濟言未有巡撫劾不職吏部言當罷而內旨留之者卒不省帝幸宣府榆林濟皆疏請回鑾詔封許泰江彬伯爵又與諸給事中力爭皆不報世宗卽位出核甘肅邊餉奏

革涼州分守中官及永昌新添遊兵再遷工科左給事中嘉  
靖改元進刑科都給事中審事陳嘉言坐事下獄濟疏救不  
許廖鵬父子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夤緣中  
人冀脫死濟上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  
已及日旰再請而後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衆棄之之意乞  
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  
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欽後以中旨免死濟力爭不聽  
故事獄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籤發駕帖千戶白  
壽齋帖至濟索原奏壽不與濟亦不肯籤發兩人列詞上帝  
先入壽言竟紺濟議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帝  
文文憇移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

戊有詔復官甘肅總兵官李略至喉亂軍殺巡撫許銘遣官覆勘時隆已逮入都營免赴鞫濟皆力陳不可帝從其言禪奪職降受訊伏辜定國公徐光祚規占民田嗾灤州民訐前永平知府郭九臯太監芮景賢主之緹騎逮訊濟請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給事中劉最以劾中官崔文調外任景賢復劾其違禁與御史黃國用皆逮下詔獄成最而謫國用法司爭不得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羅織於告密之門鍛鍊於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爲聖政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

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奪濟俸一月后父陳萬言奴何璽毆人死帝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免爲幸乃并釋璽等是法不行於戚畹奴也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倖相枝柱直聲震中外帝滋不能堪大禮議起廷臣爭者多得罪濟疏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淛陳近季本郎中林應騁不聽既而與王元正張翀安磐張漢卿張原王時柯遮諸朝臣於金水橋伏哭左順門受杖闕廷越十二日以濟等倡衆再杖之謫戍遼東十六年冊立皇太子赦諸謫戍者濟不與卒於戍所隆慶初復官贈太常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末進士改庶吉士正德時歷吏

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去世宗踐阼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  
帝皇號磬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諡法也不可  
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  
廷臣多力爭事得且止嘉靖元年主事霍韜言科道官亵服  
受詔大不敬磬偕同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  
其奸故摭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內外  
巨奸若張忠劉養韋彬王瓊甯杲等漏網得全要領其  
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夤緣覲復用官嚴察預防天下事母  
令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人  
李賢者帝許任爲錦衣指揮磬極言不可不聽錦衣千戶張  
儀以附中官張銳黜革御史楊百之忽爲訟冤言儀當宸濠

逆謀時首倡大義勸銳卻其餽遺令銳以是免死儀功不錄無以示報磬疏言百之愴邪陽爲儀遊說而陰與銳交關爲再起地百之情得乃誣磬因請屬不行挾私行謗吏部尚書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磬一月帝頻興齋雖磬又抗言曩武宗爲左右所蠱命番僧鎖南綽吉出入豹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費大官流謗道路自劉允放而鎖南囚天下服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服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服陛下之儉官掖清而小人伏天下服陛下之威奈何甫及二年遽襲舊轍不齊則噲月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鐘鼓廝役夤緣冒遷旣經降革乃營求

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文可斬也文嘗試陛下  
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  
以遊幸導以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故  
曰文可斬也疏入報聞而已戶部主事羅洪載以杖錦衣百  
戶張瑾下詔獄磬與同官張漢卿張遠葛鳴等請付之法司  
皆不聽永福長公主下嫁擇昏於七月下旬磬言長公主於  
孝惠皇太后爲在室孫女暮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駙馬見  
公主行兩拜禮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亦當革正帝以遺旨  
格之相見禮如故錦衣革職旂校王邦奇屢乞復職磬言邦  
奇等在正德世貪饕搏噬有若豹狼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  
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鋟鍊獄詞付之司寇謂

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內死者填獄生者冤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何爲者哉且陛下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之國脉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睥睨環立蠭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絕禍源帝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爲大厲如磬言帝驛召席書桂萼等磬請斥之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旣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不聽歷兵科都給事中以率衆伏闕再受

杖除名爲民卒於家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魏縣知縣徵拜刑科給事中嘗陳杜饒倖廣儲積慎刑獄三事深切時弊不報武宗將南巡偕同官伏闕諫世宗嗣位從巡撫李鐸言發帑金二十萬優恤宣府軍民以漢卿言併發十三萬於大同累遷戶科都給事中嘉靖元年冬與同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勅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再三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剏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

俊趙霖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霖爲欺罔者戒后父陳萬言請營新第旣又乞莊田內官吳勲等請督蘇州織造漢卿皆極諫不納應天諸府大旱帝將粥淮浙餘鹽及所沒產易銀賑之漢卿言易銀緩非發帑金不可帝爲發銀十五萬未幾復偕同官言今天下一歲之供不給一歲之用加以水旱頻仍物力殫屈陛下方躬行節儉而中官梁棟等奏營造缺珠寶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又以蠲免三分之數欲行京倉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內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不足彼將安取哉今東南淳饑民至骨肉相食而搜括之令頻行臣等竊以爲不可報聞席書以迎合

眷方驛召爲禮部尚書漢卿劾其姦濟乖方反傷民命  
乞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書甚雖行漢卿言竟不罪  
也初興獻帝議加皇號漢卿力言不可至是又倡衆伏闕兩  
受杖斥爲民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天下遺賢及  
漢卿終不召

王時柯字敷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三年  
擢御史疏言桂萼輩以議禮迎合傳陞美官薛蕙陳相段續  
胡侍等連章論劾實出至公今佞人超遷而羣賢獲罪恐海  
內聞之謂陛下好諛惡直願採忠讜之言消朋比之禍特寬  
蕙等而聽虧書方獻夫辭職除張璁桂萼別任則是非不謬  
人情悅服忤旨切責未幾有伏闕之事再予杖除名時御史

疏爭大禮居首者余翹字大振定遠人正德中進士嘉靖二年爲御史嘗劾司禮太監張佐蒙蔽罪明年七月與時柯等被杖戍邊居戍所十四年皇子生赦還穆宗卽位時柯翹皆復官贈時柯光祿少卿

鄭本公朔州衛人正德九年進士歷御史武宗不豫國本未建本公請慎選宗室親賢者正位東宮繫天下望不報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宮八年營構一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廣繼嗣以爲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於鳩毒重興作惜財力永

鑒於先朝帝嘉納之踰月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出按遼東劾罷副總兵張銘都指揮周輔還朝論救給事中劉最忤旨切責二年十月時享太廟帝不親行本公與同官彭占祺極言道代非宜報聞明年三月帝欲考興獻帝且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陛下潛邸之日則爲孝宗之姪興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爲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實爲不經獻帝之靈旣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於大內焉陛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蹙然不安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三月其年六月上愈欲考獻帝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召張璁桂萼入京本公偕

同官四十四人連章言夢首爲亂階聰再肆欺罔黃綰如鷹犬張喙旁噬黃宗明如奴隸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席春陰行間謀以收漁人之功卒之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雖往日瑾彬之奸流禍不若是酷也不納已偕廷臣伏闕哭諫繫獄廷杖還職當是時爭大禮者諸御史中木公言最切中尋遷通政參議九年不調以疾請改南京乃授大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謝病歸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詔許召用不赴卒

王楠字世重晉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課最入爲世宗卽位請召還直臣舒芬王思黃鞏張衍瑞等從之

嘉靖元年核餉兩廣劾總兵官撫寧侯朱麟貪懦詐爲戒飭  
尋上章請退朝之暇延見大臣如祖宗故事且言主事陳嘉  
言忤中官不宜逮繫帝怒奪其俸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  
桶方巡按雲南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  
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或榜掠殞身或間關謫戍不意聖明  
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卽死者之家庶以收  
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錮騎逮治言官論救皆不納  
旣至下鎮撫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六年春以災變修省從  
吏部議量與一官得吉水敎諭終南寧知府

龔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明年冬  
商臣以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虛日乃上疏曰臣所

居官以平獄爲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羣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憲中使逮問則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斃則御史葉奇正事蔡乾等五人以京朝官爲所屬許奏下獄則少卿梁謾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千天象下駭衆心臣竊以爲皆所當有況比者水旱疫癟星隕地震山崩泉涌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逮繫者之囚正告訐者之罪亦弭災禳患之一道也帝責以沽名賣直謫清江丞量移德安推官遷河南僉事討平永寧巨寇以功受賞伊王虐殺其妃商臣論

如律嘗治里居給事中杜桐殺人罪構之吏部尚書王鋐甫  
遷四川參議遂以考察落職歸言官薛宗鑑戚賢戴銑輩交  
章救不納家居數十年卒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榷荆  
州稅甫三月稅額滿遂啟關任商舟出入進員外郎嘉靖八  
年冬十月日有食之經邦時官刑部上疏曰茲者正陽之月  
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  
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  
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納陸粲言命張璁桂萼致仕尋  
以璁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  
若此安可忽哉夫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

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以爲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別辨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乃爲公耳今陛下以璁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唯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與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璁等福也帝大怒

金鑰司拷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之

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海衛十六年皇子生大赦惟經邦領

恩

官

谷貫字一卿從化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刷  
奉福建勅鎮守內官尚春侵官帑狀悉追還之世宗入繼貢  
請復趙居注之制命詢臣編類章奏備纂述從之登極詔書  
著四方貢獻後鎮守中貴貢如故貫上言陛下明詔甫頒而  
詔內臣曲義營私希恩固寵其假朝命以徵取者謂之額而  
額外以獻者謂之額外罔虐百姓致朝廷之澤壅而不流非

以昭大信彰君德也嘉靖二年帝從玉田伯蔣輪請於承天立興獻帝家廟以輸子榮奉祀貫言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祀事於外戚袖不歆非類獻帝必將吐之不聽尋疏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三百五十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乞勅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和賦入有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出按江西父喪歸公之起故官會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號改稱先師並損遷豆侑舞之數編修徐階以諫謫御製改正祀典說頒示廷臣而孚敬復爲祀典或問以希合帝意議已定貫率同官合之

震怒曰貫等謂朕已尊皇考爲皇帝孔子豈反客

可稱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按治於是都御史汪鋐言  
者言官論事每挾衆以凌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

正一人請究倡議之人明正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書計  
讚等上其獄當贖杖還職帝特命褫貫爲民久之卒於家方  
貫等上疏時禮科都給事中華陽王汝梅亦率同官抗諭凡  
日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

紛起今日獻一議謂其制當革明日進一說謂其制當復國  
家自此多事矣況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  
循而行之亦未爲過何必紛紛事更易乎帝覽奏斥其違旨  
以祀典說示之汝梅字濟元由行人歷禮科都給事中八年  
二月以災異求言汝梅言比來章奏多逢迎請分別忠佞毋

信諛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請悉付之公論人主之學詞命  
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襄矣宜倣祖宗故事時  
御平臺召見宰執面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  
疏入忤旨及夏言請分祀天地汝梅復偕同官力爭尋出爲  
浙江參政卒官

史漢

列傳第八十四終

明史稿

列傳第八十五

光祿大夫

經

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馬錄

顏頤壽  
盧瓊

聶賢  
沈漢

湯沐  
王丹

劉璡  
李奇

唐樞

沈瓊

聶賢  
沈漢

湯沐  
王丹

劉璡  
李奇

張達

鄭洛書  
張錄

聶希簡  
王準

黃經  
藍田

鄭一鵬  
劉世揚

解一貫

鄭洛書  
張錄

聶希簡  
王準

黃經  
藍田

鄭一鵬  
劉世揚

魏良弼

洪寅  
張寅

聶希簡  
王準

黃經  
藍田

鄭一鵬  
劉世揚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居官廉明盜破其縣被執見署舍無長物釋之去徵爲御史按江南諸府世宗卽位疏言江南之民最苦糧長白糧輸內府率一石

而費四五石他如酒醋局供應庫以至軍器胖襖顏料屬輸內府者皆然戶部侍郎秦金等請從錄言命石加耗一斗母得苛求中官黃錦誣劾高唐判官金坡詔逮之連五百餘人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百餘年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輩蠱惑聖聰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陞下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爲言獄得少解嘉靖二年大計天下庶官被黜者多許撫按以錄言禁止王憲起督三邊錄請舍憲用彭澤不聽五年出按山西而妖賊李福達獄起福達者崞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牛爲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

遷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  
衛指揮使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于武  
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錄按問得實檄洛川父  
老雜辨之益信勛爲移書錄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湖具獄  
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等覆如錄  
奏力言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女爲奴沒其產責勛  
對狀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中王科鄭  
一鵬程輅常泰劉琦鄭自璧趙廷瑞沈漢秦祐張遠陳臯謨  
御史程啓充盧瓊邵淵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  
戚雄王獻評事杜鸞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交章劾勛謂  
罪當連坐勛亦累自訴具以議禮觸衆怒爲言帝心動勛復

乞張璁桂萼爲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已亦欲借是舒宿憤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勘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勘益急帝益疑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訊旣又命會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益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擬妖言律斬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司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時璋珏已遷都御史璋巡撫寧夏珏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乃反前獄底良姪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璁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兩壽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

徐文華顧佖寺丞汪淵獄嚴刑推問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萼等上言給事琦泰郎中仕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漢輅評事鸞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科達御史世魁方幸寅就死得誣勛謀逆率衆連名同聲駕禍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邇者言官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殆非一日請大奮乾斷彰國法苟非然者脅從大臣皆繫獄而朋謀小人猶得趨踰於朝何以服天下帝納其言并下諸人獄收繫南京刑部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比獄已

得情何再鞠偵者告萼以聞亦逮問萼等遂肆榜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助構成冤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璋珏綸豸前山西副使遷大理少卿文華謫戍邊衛者七人琦達泰瓊啓充仕及知州胡偉爲民者十一人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淳鳴鳳相鸞革職閒住者十七人頤壽玉啓潮文莊沐佖淵元錫才楷仲賢潤英壯雄前大理丞遷僉都御史毛伯溫其他下巡按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復五人竟抵死衆證皆成寅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爲輕欲坐以奸黨律斬萼等謂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煙瘴地令緣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

不宥帝猶意未慊語楊一清等曰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止  
其身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  
罪不中死刑若決外用刑吏將緣爲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帝  
不得已從之以萼等<sub>平</sub>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  
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時嘉靖  
六年九月壬午也至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諸謫戍者俱釋還  
惟錄不赦竟卒於戍所顏頤壽巴陵人居官有清望聶賢長  
壽人爲御史清廉奪官五年用薦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尚書  
致仕卒謚榮襄湯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崇德  
知縣徵授御史正德初嘗劾中官苗達保國公朱暉等罪出  
爲湖廣僉事劉瑾以沐不附己用牙僧同寅訐學士張芮事

波及沐謫武義知縣瑾誅復爲廣東僉事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請立土官世系籍絕其爭襲之弊而令其子弟入學報可嘉靖二年改撫四川入爲大理卿給事中陳洸罪死帝特宥爲民沐抗疏爭曰法者天下公洸罪至重陛下故輕之是法不信於天下也旣坐福達獄罷歸家居六年薦章數十上不召卒沐居官三十載屏絕餽遺以廉潔稱劉琦字廷珍洛陽人正德九年進士嘉靖初由行人授兵科給事中以災異陳親賢去邪仁民恤軍選將信賞明罰七事且請倚大臣爲腹心任言路爲耳目時給京軍冬衣布棉恒過期以琦請卽命琦立給李福達逃洛川琦知之甚悉事覺琦疏陳顚末因劾郭勛黨逆又與御史張問行劾勛侵盜草場租銀旣

而馬錄獄具坐琦佐使殺人下獄謫戍瀋陽閱十年赦歸卒  
盧瓊字獻卿浮梁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固始知縣入爲御史  
世宗卽位疏請盡撤天下鎮守中官尋爭興獻王皇號嘉靖  
改元上言景皇帝有撥亂大功而實錄猶稱鄭戾王敬皇帝  
深仁厚澤而實錄成於焦芳手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帝  
惟命史官正孝宗實錄之不當者出按畿輔桂萼疾臺諫排  
已考察京官旣竣令科道互糾劾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等  
爭之瓊與同官劉隅等亦言交相批抵報復非盛世事帝切  
責俊民隅奪其俸五月瓊等皆三月而命部院考之瓊竟以  
劾勦謫戍邊赦還卒沈漢字宗海吳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  
授刑科給事中中官馬俊王堂久廢忽自南京召至漢論止

之改元詔書蠲四方逋稅漢以民間已納者多飽吏橐請已徵未解者作來年正課又言近籍沒奸黨貲數千萬請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並見采納興獻帝議加皇號疏陳不可嘉靖二年以災異指斥時政尚書林俊去位復抗章爭之天下翕然稱敢言戶部郎中牟泰坐吏盜官帑下詔獄貶官漢言吏爲奸利在泰未任前事敗泰發之泰無罪因極言刑獄宜付法司毋委鎮撫不納霍韜欲變官制疏斥其謬張寅獄起法司皆下吏漢言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大臣不可辱妖賊不可赦遂并漢收繫除其名家居二十年卒曾孫環萬曆中爲吏部員外郎請王恭妃封號忤旨降行人司正遷光祿丞天啓初贈少卿王科字進卿涉縣人正德十

二年進士授藍田知縣城隘且無水科導西山水入城拓而廣之遂爲望邑毀境內淫祠以其材葺學宮嘉靖四年徵爲工科給事中嘗劾兵部尚書金獻民無功總兵官趙文种勦失事及陝西織造內官擾民郭助任奸人郭彪鄭鸞剝軍害民狀又言三司首領州縣佐貳以秩卑爲上官所輕棄率貪冒不自惜宜拔擢其廉能者而諸邊財計之職不宜處下才鹽運官廉當遷叙大獄起劾助遂下獄削籍方諸臣之被罪也舉朝皆知其冤莫敢白踰月南京御史吳彥獨抗章請寬之上怒斥於外已而御史張祿言張寅之獄陛下震怒加譴比獄成陛下益疑言官益畏以言爲諱者數月矣不少霽天威導之獻納臣恐忠貞解體也許切讓自是無敢言者十

一年桂萼已死張璁亦免相聶賢毛伯溫始起用張潤汪元錫李珏閔楷亦相繼錄唯臺諫曹郎竟無一人召復者隆慶初諸人皆復職贈官錄首贈太僕少卿琦瓊俱光祿少卿漢科俱太常少卿當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不直萼等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爲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同竟伏誅暨穆宗卽位御史龐尚鵬言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慘烈郭勛世受國恩乃黨巨盜陷朝紳職樞要者承其顧指鍛鍊周內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禍可勝言

哉乞追奪勛等官爵優卹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由是福達獄始明

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謗諛者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哀矜而至於辟矣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珏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崞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

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祕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鐵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住是其姻識之矣質證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鄆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首

路之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  
言張寅之卽福達卽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况福達  
蹤跡謗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彼  
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厚朴之人此不  
當疑三也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達無龍虎形硃  
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  
廂都無李伏荅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兗殊不知五臺  
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  
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旣有李伏荅  
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耶則  
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况福達旣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

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旣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以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旣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動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鞫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戚廣讐也則高尚節屈孔石文舉非讐也曰魏泰劉永振讐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卽斥爲民其後欽

不載樞少學於湛若水深造實踐以自得爲宗四方從遊者衆監司爲剏一菴書院居之學者稱一菴先生又留心經世畧九邊及越蜀滇黔險阻阨塞無不親歷躡屩茹草至老不衰隆慶初復官以年老加秩致仕會高拱憾徐階謂階恤錄先朝建言諸臣乃章先帝之過請悉停之樞竟不錄

程啓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初進士除三原知縣入爲御史嬖倖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至都督賜蟒玉者啓充言定制軍職授官悉準首功今倖門大啓有買功冒功寄名竄名併功之弊權要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買功衝鋒斬馘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爲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門間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掾吏洗補文冊是謂

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而東西南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至崇階是爲併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將士體乞嚴爲察革帝不能用十一年正旦羣臣待漏入賀日晡禮始成及散朝已昏夜衆榜腹奔趨而出顛仆相踐踏將軍趙朗者徑死於禁門啓充具奏其狀請帝昧爽視朝以圖明作之治都督馬昂進任身女弟啓充等抗言曰內寵爲嬖是爲女戎外寵爲倖是爲男戎昂驕淫暴橫濟之以奸其女弟柔佞多能乘之以媚兼內外之戎於一家天下之勢大有可憂者矣旣又極陳冗官冗兵冗費之弊乞通行革罷帝皆不省騰驤四衛軍改編各衛者奉詔撤回而各衛遺籍仍支糧廩倉儲八十七萬餘石啓充力言之冒支弊絕以憂歸世

宗卽位甫起故官卽爭興獻帝皇號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畢清寧宮小房火啓充言災及內寢剝牀以膚也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說佞倖之訛辭動假母后以籍天下之口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况邇者國事漸搖勸學已廢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爲庇護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於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頻有遷除邊帥僨師不聞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潛邸之乞恩未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敦一本之孝齊官府之體親大臣肅庶政以回災變報聞尋出按江西得宸濠通蕭敬張銳

陸完等私書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因論敬銳等罪并言守仁黨逆宜追奪給事中汪應軫訟守仁功言逆濠私書有詔焚毀啓充輕信被黜知縣章立梅據撫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功主事陸澄亦爲守仁奏辨御史向信因劾應軫與守仁同郡澄其門生黨庇欺罔帝曰守仁一聞宸濠變仗義興兵戡定大難特加封爵以酬大功不必更議帝從太監梁棟請遣中官督南京織造啓充偕同官及科臣張嵩等極諫不納啓充數以譽謗忤帝旨張璁桂萼亦惡之會郭勛庇李福達獄爲啓充所劾璁萼因指啓充挾私謫戍邊衛十六年赦還言者交薦不復用卒隆慶

初贈光祿少卿

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正德末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初官至戶科左給事中一鵬性伉直居諫垣中最敢言御史曹嘉論大學士楊廷和因言內閣柄太重一鵬駁之曰太宗始立內閣簡解縉等商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卽位大臣宣召有幾張銳魏彬之獄獻帝追崇之議未嘗召廷和等面論使禮樂刑罰往往失中所擬旨內多更定未可謂專也中官崔文以邪術誘帝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五花宮兩暖閣東次間莫不有之一鵬言禱祠繁興必魏彬張銳餘黨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臣巡視光祿見一齋醮蔬食之費爲錢萬有八千陛下忍斂民怨而不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而不忍違僧道之請此臣所

未解報聞東廠理刑千戶陶淳曲殺人論謫戍詔覆案改擬  
帶俸一鵬與御史李東等執奏并劾刑部侍郎孟鳳帝不聽  
給事中鄧繼曾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以言獲罪一鵬皆疏  
救官中用度日侈數倍天順時一鵬言今歲災用詘往往借  
支太倉而清寧仁壽未央諸官每有贏積率饋遺戚里曷若  
留供光祿彰母后德帝命乾清坤寧二宮暫減十之一魯迷  
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及珠玉諸物一鵬引漢閉玉門關謝  
西域故事請敕邊臣量行賞賚遣還國勿使入京章朝廷不  
寶遠物之盛德不聽尋伏闕爭大禮杖於廷侍郎胡瓚都督  
魯綱督師討大同叛卒列上功狀請遍頒文武大臣臺諫部  
曹及各邊撫按鎮監賞一鵬言桂勇誅郭鑑等在贊未至之

先徐氈兒等之誅事由朱振於瓊無與瓊欲邀功冒賞懼衆  
口非議乃請并叙以媚之夫自大同構難大臣臺諫誰爲陞  
下畫一策者孤城窮寇尚多遁逃各邊撫鎮相去數千里安  
在其能犄角也請治瓊等欺罔罪賞乃不行時諸臣進言多  
獲譴而一鵬間得俞旨益發舒言事無復回忌論楊宏不宜  
推寧夏總兵官席書不宜許費宏留其弟春爲修撰王憲黃  
緣貴近鄧璋敗事甘肅不宜舉三邊總督服闋尚書羅欽順  
請告祭酒魯鐸被謫修撰呂柟宜召置講筵廷臣乞省親養  
疾不宜槩不許恐遺棄君親惟富貴利祿是驚諸疏皆侃侃  
會武定侯郭勛欲得虎賁左衛以廣其第使指揮王琬等言  
衛湫隘不足居吏士而民郭順者願以宅易之順勛家奴也

其宅更湫隘一鵬與同官張嵩劾勦以敝宅易公署驕縱罔上昔竇憲改沁水園卒以逆誅勦謀奪朝廷武衛其惡豈止憲比部臣附勢曲從宜坐罪尚書趙璜等因自劾詔還所易勦甚銜之而一鵬復以李福達獄劾勦桂萼張璁因坐以妄奏拷掠除名九廟災言官會薦遺賢及一鵬竟不復召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少卿

張達字懋登餘姚人正德末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元年授刑科給事中滁州判官吏道先爲給事中坐許大學士楊廷和下獄尚書彭澤又詆道橫議達言道以諫官言事本許風聞可也至欲倒持政柄而殺內閣之權澤以議論大臣當存體貌固也至欲因噎廢食而箝言官之口且今日大臣未嘗面

對臣方憂腹心之任不專而論者以爲太重言官罕承俞旨  
臣方憂耳目之司失職而說者以爲橫行因一事之失而傷  
莫大之體此有識所爲竊歎也已疏言陛下臨御之初國是  
大定今舉動漸乖詔墨未乾渙汗隨反治效未臻弊端旋復  
先朝嘗建新寺崇佛教矣今則齋醮繁興先朝嘗嬖羣小濫  
傳乞矣今則爵賞無紀先朝嘗頒內降疏輔弼矣今政事不  
關於宰執者非一先朝嘗棄法司脫大獄矣今刑罰不行於  
貴近者甚多臺諫會奏而斥爲瀆擾大臣執法而責以回奏  
至如崔元封侯蔣輪市寵陳萬言乞賜第先朝貴戚未有若  
是恩倖也廖鵬緩死劉暉得官李隆復遣官勘問先朝罪人  
未有若是淹縱也願陛下一反目前之所爲不勝幸甚報聞

給事中劉最鄧繼曾謫官達疏救不聽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時世宗厭惡言官動遭譴責達於四年十一月上疏曰近廷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處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曰尚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言則是終無可言也且今日言者已非陛下初政時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既會疏八言之又各疏獨言之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爲愧近者不然會疏則刪削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舉纖微以塞責一不蒙譴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爲幸消謹直之氣長循默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尋進右給事中提督京營武定侯郭勛以奸利事爲巡視科道王科陳察所劾帝慰留勛達與同官鄭自璧趙廷瑞言勛倚奸成橫

用酷濟貪籠絡貨資漁獵營伍爲妖賊李福達請屬爲逆黨  
陸完雪冤溫旨諭留是旌使縱也旣復言福達誑惑愚民稱  
兵犯順助黨叛逆罪不容誅不聽尋以言事忤旨黜爲吳江  
縣丞助必欲害之坐福達獄逮問謫戍遼東邊衛居十載母  
死不得歸哀痛而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杜鸞字羽文陝西咸寧人正德末進士授大理評事嘉靖初  
伏闕爭大禮杖午門外長沙盜李鑑與父華劫村聚華誅鑑  
得脫後復行劫捕獲之席書時撫湖廣劾知府宋卿故入鑑  
帝遣大臣按之言鑑盜有狀帝命逮鑑至京書上言臣以議  
禮忤朝臣問官故與臣阻乞敕法司會官覆於是鸞會御史  
蘇恩再訊無異詞疏言鑑殺官兵掠民財火民居罪浮他盜

書以惡卿故輒爲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於聖  
孝書偶一言當意動援此以挾陛下壓羣僚壞亂政體莫此  
爲甚帝重違書意竟免鑑死戍遼東已復有張寅之獄鸞與  
刑部郎中司馬相御史高世魁司其牘鸞上言往者李鑑之  
獄陛下徇席書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鬻獄爲常請託無忌  
今勦謀又成矣書曰以議禮招怨助亦曰以議禮招怨書曰  
欲殺鑑以仇臣勦亦曰欲殺寅以仇臣簧鼓聖聰如出一日  
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爲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貽賂公行亂  
賊接踵非聖朝福也已而桂萼等力反前獄鸞坐除名始書  
之欲寬李鑑也給事中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議禮爲詞或  
乞休或引罪或爲人辨憇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率

附何哉蓋小人欲中傷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寵又非此不足以得陛下歡也乞誠自今言事者據事直陳母假借以累聖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曉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儼以世廟成請卹錄議禮獲罪諸臣且言邇來羣臣或擠排善類或翻異成獄或變亂朝章動引議禮爲言貿亂忠邪變淆國是背公私黨之勢自此成矣宜詳察是非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消時靡有爭則大公之治也未幾給事中陳臯謨亦言臣事君如子事父豈有子偶一事悅親足邀終身之愛臣偶一言順旨遂爲不世之功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書輩一言贊決耳乃遂貪爲已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

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乃曲爲申救謂衆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死夫議禮者朝廷之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讐縱使讐書鑑非書子弟親戚交游也何故讐之至郭勛黨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以議禮激衆怒爲言不至於濫恩廢法不已豈不大可異哉乞亟斥書勛而宣鑑重典窮按勛請託事使人心曉然知權奸不足恃國法不可干然後逆節潛消倅門永塞帝弗聽

葉應騁字肅卿鄞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偕同官諫南巡杖三十嘉靖初歷郎中伏闕爭大禮再下獄廷杖給事中潮陽陳洸素無賴家居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計元翰謫戍元翰撫洸罪及帷薄事列布之名辨冤錄流

由是不齒於清議尚書喬宇由之爲湖廣僉事洸初嘗言獻  
帝不可稱皇而是時張璁桂萼輩以議禮驟顯洸乃上疏言  
璁等議是宜急去本生之稱因詆宇及文選郎夏良勝而稱  
引其黨前給事中于桂閻閔史道前御史曹嘉帝卽還洸等  
職謫良勝於外洸遂劾大學士費宏尚書金獻民趙鑑侍郎  
吳一鵬朱希周汪偉郎中余才劉天民員外郎薛蕙給事中  
鄭一鵬悉邪黨而薦廖紀等十五人俄又劾吏部尚書楊旦  
等帝益大喜立罷旦擢紀代之璁萼輩遂引以擊異已給事  
中趙漢御史朱衣等交章劾洸而御史張曰韜戴金藍田又  
特疏論之田并劾席書且封上元翰辨冤錄都御史王時中  
請罷洸聽勘洸奏羣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

一錦衣往洗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應驄與焚香誓天會御史熊蘭添相等雜治具上洗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洗懼亡詣闕申訴帝持應驄奏不下尚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奏帝不得已始命覆覈郎中黃綰力持應驄議書萼爲居間不能得要璁共奏謂洗議禮臣爲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爲民大理卿湯沐及鑑一貫更爭之不聽未幾大禮書成并原洗妻子應驄尋遷吉安知府母喪歸六年璁萼益用事而萼方掌刑部廷臣馬錄等以劾郭勛下獄洗謂乘此故案可反也上書許應驄等萼因訟洗竟遂逮洗應驄元翰

綰而令按察使張祐等還籍候命詞連四百人九卿及錦衣衛廷訊應驥對曰其所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洗惟諸公命刑部尚書胡世寧等心知洗罪重而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黃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有詔修省勿用刑乃當應驥按事不實律爲民元翰綰及田等貶斥有差洗授冠帶霍韜再疏爲洗訟不能得洗益憾應驥逾數年更令人奏應驥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六人下巡按李美覆勘美言死者皆有狀非故殺刑部尚書許讚白應驥無罪帝特謫應驥戍遼東是獄也始終八載凡攻洗與治洗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百數十人天下惡萼輩姦橫益羞言議禮臣矣應驥赴戍所道經蘇州知府治具候之立解維去致餽不受十六年赦

歸明堂大享禮成復冠帶應騁敦行誼好著書數更患難氣不挫綰田皆進士綰息人爲刑部主事諫南巡被杖歷郎中出爲紹興知府以寬大爲治被徵時士民哭震野爭致贐綰止取二錢至京下詔獄瘐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田卽墨人爭大禮被杖張璁掌都察院考察其屬落職歸

解一貫字曾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工科給事中陳講學修德親賢孝親任相遠奸用諫諱令戒欲恤民十事世宗嘉納之嘉靖元年偕御史出覈牧馬草場太監閻洪等奏遣中官一人與俱一貫言不可乃已還朝劾太監谷大用李璽奪產殃民罪帝宥之而內臣助戚所據莊田率歸之民帝爲后父陳萬言營第極壯麗一貫力請裁節復助楊廷和爭

織造皆不納歷刑科左右給事中雲南巡按郭楠以建言廣  
東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以辱官校皆逮治御史方啓顏以  
杖死宦官家人落職元城知縣張好古以拘責戚畹家族鐫  
級一貫皆論拔忤旨停俸尋進吏科都給事中教授王介錄  
事錢子助以考察罷假議禮希復用一貫等言如此將壞祖  
宗百年制事竟寢張璁桂萼日擊費宏不已一貫偕同官言  
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固不能無議但入仕至今未聞有  
大過至璁萼平生奸險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超擢以來  
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陛下  
以累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曰爾等宜各修乃職蓋所以  
陰折其奸謀者至矣二三臣不體至意或專攻宏或兼攻璁

萼不知能去宏不能去璁萼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  
宏恤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璁萼則小人之尤何所忌  
憚苟其計得行則奸邪氣勢愈增善類中傷無已天下事將  
大有可慮者時鄭洛書張錄皆論三人事而一貫言絕快詔  
下之所司璁萼等銜不已竟謫開州判官以卒洛書字啓範  
莆田人弱冠登進士授上海知縣有善政嘉靖四年召拜御  
史張璁桂萼以陳九川事傾費宏計奏不已洛書與同官鄭  
氣言九川事人謂璁萼與謀固已得罪公論而宏取予之際  
亦未明夫朝廷有紀綱大臣重進退宏璁萼皆不可不去宏  
不去則有持祿保位之謂璁萼不去亦冒蹊田奪牛之嫌詔  
責洛書妄言帝賜尚書趙鑑席書詩翰洛書言陛下眷禮大

臣此虞廷賡歌之風也願推此心以念舊如致仕大臣劉健  
謝遷林俊孫文等特降宸章咨訪時政則聖德益宏又推此  
心以赦過如遷謫豐熙劉濟余寬王元正等特垂仁恩量與  
幸復則聖度益廣報聞李福達獄起帝將親鞫之洛書曰陛  
下操獨斷之威使法官盡得罪雖有張釋之于定國不獲抗  
辯於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罰中帝怒將罪之楊一清力解而  
止尋出視南畿學政道聞喪歸洛書在臺嘗薦尚書王守仁  
羅欽順楊旦彭澤邵寶祭酒魯鐸及論救給事中楊言鄭一  
鴻御史魏有本郎中葉應麟主事唐樞繆宗周皆爲時所稱  
十二年京察事竣更命科道官互糾洛書被劾落職給事中  
饒秀爲御史所劾無所泄憤復劾洛書及王重賢等九人貪

清閽茸重賢等皆降黜時論駭之洛書家居再踰歲卒年三十九子開往依上海上海人治田百畝資之歲一至收其入以歸張錄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嘉靖初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出按畿輔劾宣府諸將失事皆伏辜西域魯迷貢獅子西牛方物言所貢玉石計費二萬三千餘金往來且七年邀中國重賞錄言明王不貴異物今二獅日各飼一羊是歲用七百餘羊也牛食芻菽今乃食果餌則食人之食矣願返其獻歸其人薄其賞以阻希望心帝不能用張璁擢兵部侍郎錄與諸御史爭之不聽時璁與桂萼屢攻費宏錄言宏以子懋良罪繫再疏乞休陛下旣溫旨慰留及璁萼屢劾又復如常批答溺三臣之愛持兩可之

心致宏去志不決璁等忮心未已今水旱相仍變異迭出正  
大小臣工修省時而諸人爲國股肱相傾排若此欲弭災變  
小亦難乎乞並黜三人以回天譴帝爲戒諭璁萼如錄指後  
璁以侍郎總臺事修前憾言錄不請憲體宜他調遂罷歸家  
居二十年卒

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少謁同里王鏊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  
嘉靖五年舉進士選庶吉士七試皆第一張璁桂萼盡出吉  
士爲部曹縣令粲以才獨得工科給事中勁挺敢言疏言自  
古禍亂之源生於壅蔽而壅蔽之害由於上下不交我朝自  
太祖至宣宗大臣造膝陳謀不啻家人父子自英宗幼冲大  
臣爲權宜計常朝奏事先日擬旨其餘政事具疏封進沿襲

至今今陛下銳意圖治願每日朝罷退御便殿延見大臣侍從臺諫輪日奏對撫按藩臬廷辭入謝召訪便宜復妙選搏聞有道之士更番入直講論經史如仁宗弘文閣故事則上下情通而天下事畢陳於前矣帝不能用旣言用人數事而終之以復制科言宜倣唐宋法特設以待異才數歲一舉不過數人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寧諸曹先有官者遞進焉庶人才畢出野無遺賢尋借御史郗元洪清覈馬房錢穀抗疏折御馬太監閻洪宿弊爲清與同官劉希簡爭張福獄帝怒俱下詔獄杖三十釋還職事具熊浹傳時璵萼並居政府專擅朝事給事中孫應奎工準發其私帝猶溫旨慰諭粲不勝以上疏曰璵萼克險之資乖僻之學曩自小臣贊大禮拔置

近侍不三四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異據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召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璁狠愎自用執拗多私其術猶疎爲害猶淺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一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正德朝交結權奸濁亂海內萼受其賂遺鉅萬連章力薦璁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爭襲伯爵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託進書夤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戶往來常與萼家人吳從周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旣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輔臣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黜陟予奪惟其所欲故萼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

可悉數如致仕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張敬假曆律而結知懷金錢而請託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爲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禮部侍郎黃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論德彭澤夤緣改秩蹣玷清華皆陰厚於璁而陽附於萼者也璁等威權旣盛黨與復多伎詔成風人心敗壞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兇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爲社稷患帝大感悟立下詔暴璁萼罪狀罷其相而以粲不早發也下之吏旣而詹事霍韜力訴粲謂楊一清嗾之希簡言璁萼去位由聖斷且使大謂之

嗾韜以言官比之大侮朝廷而帝竟納韜言召璁還奪一清  
官下希簡詔獄釋還職謫戍貴州都鎮驛丞稍遷永新知縣  
前後獲盜數百人姦猾屏跡久之以念母乞歸論薦者三十  
餘疏皆報罷霍韜亦薦粲粲曰天下事大壞愴人手尚欲以  
餘波汚我耶母歿毀甚未終喪而卒希簡字以順漢州人進  
士除行人爲工科給事中甫五月兩以直言得罪聲大振久  
之諱縣丞終鞏昌知府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進士  
授知縣爲禮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劾郭勛專恣罪明年劾璁  
萼引私人璁萼罷準亦下吏謫富民典史稍遷知縣都御史  
汪鋐希璁指以考察罷之

劉世揚字實甫閩人正德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給

事中世宗卽位議加興獻帝皇號世揚疏諫都察院牒司禮監攝中官吳善良帝手批原牒付刑科以善良付司禮世揚言祖宗制凡降詔旨必書於題奏疏揭或登聞鼓狀乃發六科宣於諸曹或國有大事上命先發諸曹必補牘於次日早朝進之無竟批文牘者今旨從中出稟天語更舊制不可之大者帝不聽已列先朝直臣舒芬馬汝驥王思汪應軫張原等二十人請加恩以旌忠直諸臣各進秩一等嘗因災異世揚請倣古人几杖箴銘之義取聖賢格言書殿廡帝納之歷吏科左給事中偕同官劾罷兵部尚書王時中頃之進都給事中與同官李仁疏劾詹事顧鼎臣汙佞且言今日詹事卽他日輔臣帝怒詰詹事進輔臣出何典例世揚等引罪帝怒

不解子杖下詔獄旣乃得釋帝以久旱躬禱世揚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謫戍諸臣怨咨之氣上干天和請悉疏釋帝不能用張璁桂萼被劾罷帝責諫官不言世揚等乃盡劾璁萼黨言總督尚書王瓊諭德彭澤中允孫承恩大理寺丞葉忠御史儲良才五臣宜斥順天府尹黎奭中允廖道南編修金璐僉都御史李如圭大理少卿曾直南京太常卿方鵬六臣宜黜調刑部郎中劉汝輓工部郎中丁洪員外郎金述吏部郎中胡森主事王激禮部員外郎張致御史敖鉞司業江汝璧待詔葉幼學刑部員外郎張寰太僕丞姚奎編修張袞給事中魏良弼御史陸夢麟戶部員外郎郭憲十五臣宜參酌去留時廷臣競擊璁萼黨皆下吏部而尚書方獻夫亦璁萼黨

也但去潞鉞奎汝輓敵憲良才幼學八人而已未幾復偕同  
官趙漢等陳修省八事中言大學士石瑤貞介歿未易名尚  
書李鑑國之盜臣身後遺金得謚給事中鄭一鵬坐論楊一  
清再杖削職一清敗一鵬宜復官世揚發璁萼黨見憾於璁  
一鵬又嘗忤璁萼會璁已再相而璁實前賜謚璁因激帝怒  
謂給事言皆妄乃謫世揚江西布政司照磨停漢等俸然鑑  
謚亦由此奪世揚屢遷河南提學僉事告歸卒

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松陽知縣召拜刑  
科給事中採木侍郎黃衷事竣歸家乞致仕未許緝事者奏  
衷潛入京師帝怒奪衷職良弼言衷大臣入都豈能隱乞正  
言者欺罔罪不報張璁桂萼初罷相詔察其黨給事中劉世

揚等議及良弼以吏部言得留尋命巡視京營劾罷提督五  
軍營保定侯梁永福太僕卿曾直罪武定侯郭勛家奴論團  
馬政之弊又請發銀米賑京師饑直聲大著會南京御史  
獄論贖還職仍奪俸一年三遷至禮科都給事中十一年八  
月彗星見東井芒長丈餘良弼引占書言彗星晨見東方君  
臣爭明彗孛出井奸臣在側大學士張孚敬專橫竊威福致  
奸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奏良弼挾私帝已疑孚敬兩疏皆  
報聞給事中秦鰲疏再入孚敬竟罷去踰月良弼復偕同官  
劾吏部尚書江鑑帝方向鑉奪良弼俸鑉孚敬俱恨良弼明  
年元日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詔獄良弼言履端之始不

宜以微過繫大臣帝怒再下詔獄獄卒訝曰公又來耶爲垂涕尋復職奪俸時孚敬復起柄政與鋐修前郤以考察後命科道官互糾又奏上十一人又不及良弼孚敬益怒擬旨切責令吏部再考鋐乃別糾二十六人而良弼及秦鰲葉洪皆前劾孚敬鋐者中外大駭良弼竟坐不謹削籍隆慶初詔起廢籍以年老卽家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天啓初追謚忠簡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學士穆孔暉進講後期帝怒謫官洪疏請留之十一年肇舉祈穀禮於圜丘帝不親祀洪疏諫帝責洪妄言尋巡視京營進工科右給事中汪鋐遷吏部尚書洪極論其奸忤旨奪俸明年考察鋐修怨遂坐洪浮躁貶寧國縣丞居二年復以大計奪其職言

秦鯊訟冤不復用秦鯊字子元崑山人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劾魏國公徐鵬舉中官賴義不法狀義罷還彗星見劾張孚敬妬賢病國擬議詔旨輒引以自歸帝遂罷孚敬已孚敬再相汪鋐承風指以考察謫鯊東陽縣丞屢遷福建右參議卒官又有張寅者太倉人嘉靖初進士歷南京御史嘗劾禮部侍郎黃綰十罪比張孚敬罷政寅言大臣去國誼不忘君今孚敬二旬馳三千里若小丈夫悻悻之爲者且其憤邪蠹政不可悉數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屬明正其辟左都御史江鋐陰賊邪媚陸費所謂諂諛顧望畏懷鋐兼有之宜亟放逐帝怒謫高唐判官屢遷南京文選郎中會簡官僚改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未幾被劾罷

明史彙

列傳第八十五終